

灯下漫笔

童心灿烂

不设防的纯真

◆ 林旷德

终于有暇前往青岛，途中滞留郑州转车。几个小时的时候时光漫长，我拖着行李，在熙攘的火车站附近寻了一处餐厅落脚。点一杯热咖啡，选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行色匆匆的人群，倒也偷得片刻闲适。

邻座是一辆小巧的婴儿车，车里躺着个约莫七八个月大的幼儿。小家伙穿着粉嫩的小棉袄，肉嘟嘟的脸颊，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他并不认生，见我看着他便咧开没牙的小嘴笑了起来，那笑容干净得像雨后初霁的天空，不带一丝杂质。

店里的服务员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忙得脚不沾地。但只要一得空，她便忍不住凑到婴儿车旁，弯下腰用指尖轻轻碰碰孩子的小手，轻声逗弄着：“哎呀，谁家的小宝贝这么可爱呀？”那瞬间，她脸上职业性的疲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孩子似乎也乐享受这种关注，唧唧呀呀地挥舞着小拳头回应。

看着这一幕，我不禁莞尔。人们为什么总是对小孩子毫无抵抗力？尤其是襁褓中的婴幼儿，似乎拥有一种跨越年龄、性别、阶层的魔力，让人见之生喜，心生柔软。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小孩子代表着一种极致的“安全”。他们的世界尚未被世俗的规则浸染，不懂算计，不防戒备。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只有对这个世界最原始的好奇与信任。面对这样的纯真，我们这些在成人世界里摸爬滚打、早已筑起心墙的大人，会不自觉地卸下盔甲，因为他们面前，我们无须设防，也无须伪装。这种“不设防”的互动，是成年人世界里稀缺的奢侈品，它治愈了我们被现实磨损的神经。

这让我想起了“两小无猜”这个词。真正的两小无猜，应该就是两个懵懂的孩子，无论男女，在一起玩泥巴、过家家，心里只有当下的快乐，全无男女之别的芥蒂，更无利益得失的计较。他们玩得开心、随意、无忌，全然的信任与交付。那是人性中最本初的善意与赤诚。

然而，人终究要长大。一旦长大，心思便开始复杂起来。刚刚开始“猜”，带着几分青涩与试探，可以称之为“青梅竹马”，那是情窦初开的朦胧美。再往后，随着岁月渐长，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便越来越深。要么是两情相悦的甜蜜与纠缠，要么是“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束缚。成人的世界里，充满了权衡利弊、欲言又止和言不由衷。相比之下，孩子的世界显得如此珍贵。

说到对孩子的喜爱，人们的表现往往热烈而直接。见了可爱的孩子，忍不住想去亲近，摸一摸小肉乎乎的小脸，更有甚者，忍不住在那粉嫩的脸颊上亲一口。更多的人，不仅想逗弄，更想抱一抱这可爱的小精灵。抱在怀里，软软糯糯的，带着淡淡的奶香。一边夸着孩子“真漂亮”“真聪明”，一边用余光瞥向孩子的大人，言语间带着几分讨好与艳羡。有时候“惊喜”猝不及防：正当大人沉浸在赞美与喜悦中时，怀里的小人儿忽然身体一松，一股温暖的暖流瞬间浸透了衣衫——孩子尿了！这突如其来“袭击”往往让抱着的大人哭笑不得，却也冲淡了尴尬，只剩下满室的欢笑。这大概就是爱的代价，甜蜜中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狼狈。

人们喜欢孩子，也与他们独特的长相有关。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对“婴儿特征”（大眼睛、高额头、圆脸蛋）有着强烈的偏好，这被称为“娃娃脸效应”。几乎所有的婴幼儿都有着相似的特征：圆润的脸庞、清澈的眼眸。这种长相激发了人类基因深处的保护欲和养育本能，让我们本能地觉得他们“可爱”，从而愿意投入精力去照顾他们。这种“千篇一律”的可爱，模糊了种族、肤色的界限，是人类共通的审美语言。

人只有长大了，五官长开了，才渐渐分出明显的丑俊。而且越大，这种差别越分明。直至有人身后追求者无数，有人却成为剩男剩女。无论这世间的感情如何复杂，那种源于生命本能的、对纯真孩童的喜爱，始终是最干净、最动人的情感。

爱孩子，是人类得以繁衍生存的基础；爱孩子，是社会文明得以传承进步的动力。对孩子的爱，让我们学会了责任、付出与忍耐，让我们在冷酷的生存竞争中，依然保留着人性的温度。

然而，爱孩子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真正的爱，不是溺爱，不是控制，而是尊重与引导。我们要学会在表达喜爱的同时，尊重孩子的身体界限；在给予保护的同时，放手让他们去探索世界。让爱成为孩子成长的养分，而不是束缚的枷锁。

窗外的广播响起，我的车开始检票了。我起身收拾行李，最后看了一眼那个仍在婴儿车里唧唧学语的孩子。他依旧无忧无虑，不知愁为何物。而周围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时，都不自觉地柔和了几分。

这大概就是生命最动人的地方吧！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人心如何复杂，那一抹不设防的纯真，永远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归处。

在中国现代数学的百年史上，有一段值得颂扬的佳话：熊庆来发现了华罗庚，华罗庚又发现了陈景润。这不仅是三位数学巨匠之间的个人情谊，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薪火相传，一个关于“伯乐”与“千里马”的动人故事。在中国数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崛起之路上，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

熊庆来慧眼识珠

1930年的春天，江苏金坛县春花烂漫。年仅20岁的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论文。这篇论文源于华罗庚对《艺学》杂志上一篇名为《代数式的五次方程之解法》这篇文章的质疑。他发现原文在一个十二阶段的行列式中存在计算错误，于是写成小作文投给了《科学》杂志。

当时的华罗庚，只是一个初中毕业后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在金坛中学担任庶务员的残疾青年。他左腿因伤寒致残，走路需要拄拐杖，数学几乎全靠自学。然而，正是这篇充满锋芒的论文，引起了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

熊庆来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1893年出生于云南弥勒，1913年赴法国留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关于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誉为“熊氏无穷级”，奠定了他在函数论领域的世界级地位。1921年，年仅28岁的熊庆来受聘担任东南大学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亲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数学系。1926年，熊庆来被清华大学聘任为算学系教授，两年后成为系主任。

在《科学》杂志上读到华罗庚的论文后，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彩”。他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华罗庚只是一个初中毕业、在小县城中学当庶务员的年轻人。求贤若渴的熊庆来没有因华罗庚的学历低微而轻视，反而更加敬佩这个年轻人

凭借顽强毅力自学成才的精神。他排除重重阻力，破例将只有初中文凭、身有残疾的华罗庚请进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园。

1931年，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熊庆来安排他在算学系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月薪40元，让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旁听数学课程。起初，熊庆来建议华罗庚先去旁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但不久后发现华罗庚早已自学完毕。更令人惊叹的是，华罗庚很快就在数学上展现出惊人的天赋，他一年半时间就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华罗庚的才华让清华大学的教授们都为之侧目。熊庆来备课时遇到疑难问题，常常会喊道：“华先生，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这句话在清华园里一传十传百，“清华来了个天才，连教授都要向他请教”的佳话不脛而走。

1933年，清华大学破格将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提升为助教；1935年，又提升为讲师。1936年，在熊庆来的推荐下，华罗庚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的两年里，他写了20多篇论文，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广泛关注。1938年回国后，因卓越学术成就又破格越过副教授，直接被西南联大聘为教授。

华罗庚甘当“人梯”

华罗庚始终铭记熊庆来先生的知遇之恩。他曾说：“我愿让青年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做一架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梯’。”而他自己，也确实用行动践行了这句话。时隔30多年后，他像当年熊庆来发现他一样，发现了另一位数学天才陈景润。

1956年，华罗庚已是享誉国际的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厦门大学的信。写信人叫陈景润，当时只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信中写道：“我读了您写的《堆垒素数论》，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可是经过反复核算，发现有一个问题

的计算有错误。”

华罗庚读完信，连忙翻开自己的《堆垒素数论》仔细核算，果然有错！他不仅没有因后辈的“冒犯”而不悦，反而赞不绝口：“真的太好了！他的意见完全正确。”同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数学研究会时，华罗庚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举动：他没有演讲、没有作报告，而是郑重地在大会上宣读了陈景润的来信，当众表扬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敢于向权威提意见、做学问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华罗庚深知，眼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就是当年的自己。1930年，他也是因一篇纠错文章而被熊庆来发掘，从此改变了命运。如今，他也要做那个“伯乐”。

1957年9月，在华罗庚的亲自安排下，陈景润从厦门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这一步，彻底改变了陈景润的命运，从偏远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到中国最高水平的数学研究机构，陈景润终于拥有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陈景润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后，陈景润在华罗庚的亲自指导和关怀下，开始了对数论的深入研究。他主攻的方向，正是华罗庚开创的解析数论领域，目标直指数论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性格内向、不谄世事，却将全部生命和热情都奉献给了数学。他把自己关在6平方米的小屋里，夜以继日地演算，草稿纸装满了一麻袋又一麻袋。经过近10年的艰苦钻研，他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65年，陈景润完成了长达200页的论文《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1973年春天，《中国科学》刊登了“1+2”的详细证明，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这一成果被公认为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

乡俗乡情

故乡的婚宴

◆ 王灿

位于南阳盆地“东大岗”脚下望花湖畔的故乡，婚嫁娶娶都要置办酒席款待亲朋，其中最热闹、最丰盛的莫过于婚宴。不论贫富还是富贵，办喜事时都会邀请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参加，大家亦送上一份心意，俗名“行情”。给男方的叫“递礼”，女方的称“添箱”。往昔的贺礼有镜框、牌匾等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也有衣料、被面、茶具等实物，还有随行就市的数目不等的现金。

家有喜事，提前几天就张罗起来。把“大照”（婚礼、待客总管事者）、大厨和招呼者请到家里，主妇做上一桌手菜，弄几瓶“某某大曲”，边吃边喝，商量着东家的人缘客情以及筵席的质量、酒水等事宜，称为“垫场”。之后，紧锣密鼓地进入“临战状态”。“大照”根据前来“帮忙”者的特长安排合适的工作：老成持重、有责任心的看管兼发放物品；端托盘的活，交给稳重的年轻人；至亲厚友负责接受并登记礼金（礼品）；其他诸如借桌椅板凳、租赁餐具、垒灶搭棚、贴喜联、放鞭炮、下贴、照客、烧茶等等，皆明确到人。领到任务的一干人分头行动，忙得不亦乐乎。

吉日前一天，厨子按照待客的桌数烹饪大部分佳肴，俗称“劳作”。在驾轻就熟的厨统领下，切菜剁肉的哗哗作响，掌勺的煎炸烹炒……土鸡上锅蒸熟，鲤鱼用油炸出形状，肘子红烧肉煮好上色切盘，酥肉、素丸子过油炸，蔬菜择好洗净……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喜席开始前，拜天地仪式是重头戏。鸣炮奏乐，新郎新娘向家长鞠躬、介绍恋爱经过、撒喜钱……一对新人被众星捧月般簇拥在人堆里。

婚礼仪式结束，“大照”宣布桌次人员。司职陪客的“桌长”，亦称“把席口的”，依照辈分高低，亲疏远近安排好主客陪客的座次。女方嘉宾，谓之“送客”，男女老少统坐上座。男家客人，名为“陪客”，不论尊卑均坐下座或陪座。“噱里噱啦”一大挂鞭炮响起，正式开席。

新婚宴席分前后场，前半场叫拳喝酒，后半场上扣碗大肉。传统的“整场儿”标准为“十五五”，一般是五荤五素十个菜，凉热交替；五个大件，多为囫囵鸡子、囫囵鱼、蒸糯米等；五

人与自然

大别山的水

◆ 杨德振

不清的子民，并浸润和滋养出他们敦厚、坚强、耿直、勤劳、善良的品性；这里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百姓长寿安乐；这里不仅是人类的“世外桃源”，还是各种野生动物天堂，是没有围栏的国家动物公园。由于山高林密，水源充足，加之人口稀疏，特别适合野生动物繁殖；这里还是各种植物茂密生长的摇篮，由于气候适宜，水土保持完好，植被湿润，土地肥沃，各种奇花异草漫山遍野，仅杜鹃花的品种就达七八十种之多，各种名贵药材上千种，是各种自然植物和草木的天然宝库与绿色基地。人与动物、人与植物在这里和谐共存，茂盛生长，说来实说，皆得益于这里水资源丰沛，水质较好，水是这里动植物的命脉。

我是喝着大别山的山泉长大的。我的家乡杨家河村前面有一条河流，右侧还有一条河流，两条蜿蜒的河流像两只巨手环绕和托起小山村。川流不息的清亮河水映照和浇灌着数代人的童年，是我们的天然游乐园。

陈景润的成就，将中国数学推向了世界瞩目的高峰。1978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科学的春天”的标志性人物，激励了整整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事业。

薪火相传：三代数学家的精神接力

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三代数学家的接力，勾勒出了中国现代数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崛起之路。

熊庆来以奠基者和伯乐的身份，亲手创建了中国三所大学的数学系，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用中文写成的现代数学教材《高等算学分析》。他不仅发现了华罗庚，还培养了严济慈、钱三强、赵九章、许宝麟等一大批科学大家。他晚年半身不遂，仍坚持用左手打字、撰写论文，并接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两位研究生。

华罗庚承前启后，从一位自学青年成长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不仅在解析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典型群等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更作为中国数学学科的组织和领导者，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他践行并光大熊庆来的“伯乐”精神，成为托举下一代巨匠的“人梯”。他不仅发现并培养了陈景润，而且还培养了王元、陆启铿、龚升等一大批知名数学家。

陈景润则作为攀登者，最终摘取了皇冠上的明珠。他的“陈氏定理”是迄今为止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领域保持的最佳成果，国际数学界评价它“移动了群山”。

“伯乐相马，既需要有学高德馨的伯乐，也需要有奋蹄嘶鸣的千里马”。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的故事，其意义远超数学成就本身。它象征一种宝贵的科学精神：前辈的虚怀若谷、慧眼识珠，中坚力量的承前启后、甘为人梯，后辈的专注刻苦、勇攀高峰。

这种精神血脉，是中国科学事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个海碗盛汤，通常有滑肉汤、肚丝汤、米酒汤圆等，酸辣咸甜结合。上菜的遵循是荤素搭配，菜汤相间，盘碗交错，留有间隔时间。举杯前，主陪者先饮一杯，意为“领酒”，接着大家共举三杯，互致祝福。“八仙桌子四条腿儿，摆桌看着主座人儿，啥菜对谁有规矩儿，主家定有执事人儿”。席间上鱼必全尾，鱼头朝向主宾，忌将鱼背对着主客，也称“鱼头迎贵，鱼不能让背”。主客喝罢“鱼头酒”，动吃第一筷（亦叫“剪彩”）后，其他人方可食用。客人不放碗筷，陪客者不能先放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愈浓，心情渐高，过圈猪就开始了。“哥俩好呀——俩亲家呀——亲不够哇——永远亲呐！猜响枚、猜哑枚、喷牌、打“老虎杠子”……觥筹交错，谈笑风生，热闹非凡。

进行到出大件热菜时，由“大照”陪引，从首席开始，逐桌挨人边介绍边敬酒致谢。先由新人敬酒，新娘斟满喜酒，新郎双手恭敬地端给客人，每位客人须连饮三杯。稍后，新郎的父亲敬酒，仍然是每人三杯。两轮都痛快喝完的客人，最让东家高兴。

与此同时，宾主双方还需互赠封子（红纸包裹的少许现金），表示酬谢慰劳。第一个大件菜肴上桌时，女方主客给男方厨师的封子，叫做“下厨礼”。待第二道大件端上，男方给封子给女方主送客，托其转交女送客和歪脖客（抬嫁妆时脖子向一边倾斜，故称“歪脖客”）。有“歪脖客好生意，扁担一抹吃席席，回去还能得封子”之说。

晌午饭，两点半。夏天还说得过去，到了冬天，昼短夜长，往往筵罢席毕已到掌灯时分。末了，主送客由“大照”陪同到后宅会见新娘外婆，称作“道老儿”，相互客气，交女托儿，商定“回门”（婚后第四天，新娘由娘家人接回家住）事宜。而后客人告辞，东家欢送至大门口或村口。

“时光在万事易，岁月如梭世道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家的厨子也学着城里的宾馆饭店不断创新菜肴的花样，以调和农家人的口味，渐渐失去了村筵的原汁原味。如今，还有不少人家干脆到城里举办喜宴，省去了很多繁琐事务。但每当参加婚宴时，我仍会忆起故乡过往酒席上的那些老礼旧俗和充满烟火味的欢乐喜庆场景。

病，尤其是个别年轻人莫名其妙地英年早逝，我心里十分着急，琢磨不透，这里没有大工厂，没有空气污染，乡亲们怎么会得一些怪病呢？难道水质有问题？为了对乡亲们有个交代，我个人自费把乡亲们吃的河里的、老井里的、水库里的、自家小院子里的井水共4种水装进矿泉水瓶里，拿到城市里去化验，没想到，化验结果出来后，那水质经专家们连连称奇：大别山的水质居然达到了量子级标准，完全可以直接灌装出口……

欣喜的同时，我依然十分着急，那是什么问题妨碍乡亲们健康呢？后来我通过细心观察和实地考察了解到，是土地里的农药超标使用所致。一些乡亲们于享福、怕吃苦，不去除草，农作物和蔬菜长期喷农药，造成土地农药长期污染超标，影响了人们的健康。鉴于此，我曾经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应禁止使用高浓度的农药，给未来子孙留下一个可耕的土地和安全的生存环境。

清代作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说：“山水有相逢，春风入卷来；望君多珍重，明月杯中酒。”我想以此语送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请珍爱大别山的山水与土地，山水福气不可享尽，留一点给子孙享用吧。

寂寂青山可作证，清清河水能说话。我心里记住的始终是大别山那一方水土和良善的乡亲，愿乡亲们守护好那山、那水、那块土地。